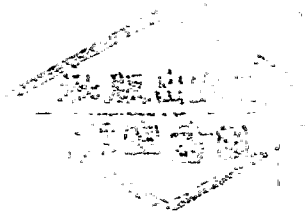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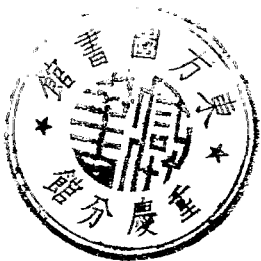


著 羣 平 張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夜

月

比國梅特林克原著  
張平羣改作

獨立出版社印行



# 月夜

人：三麗英

方淑貞

李麗珠

江 濤

馬 升

地：靠近淪陷區域的一座城市

時：現時

景：李麗珠家中的會客廳，正西有玻璃窗兩個，窗外爲花園，左西一門通前廳，右面一門通內室。

## 第一幕

（某日的晚間，月已上升，花園的月光，由窗

工，應度婉辭）

上玻璃透過，幕啓時，方淑貞正坐沙發上戲女

馬：（上）方小姐，警察廳的王廳長又來拜望小

姐，請呢，還是……

方：馬上講到這兒來！（馬）（方將所做女工放

在一邊）

王：（着制服）啊，潔貞！你好吧？

方：謝謝王伯伯，我很好。

王：麗珠呢？我最特來看看她。

方：麗珠剛剛睡下，王伯伯先請坐。（王坐。馬升

捧茶上，敬茶後由左門下）

王：在過去的四天以內，我仔細的審問過所有的嫌

疑犯，詳細的考查過種種事實，並且盡力的在

找新證據，尋新線索，雖是還沒有定案的結

果，可是我相信離着破案總不會遠了。我們只

要忍耐一些時候，那兇手萬不會就這樣烟消霧

散，杳無蹤影的。我也不必同你說大話，以

前我經手的案子，比這個複雜的多的很，到了

兒都叫我給破案了。難道我經不慣干的人可以

出力，當着我最好的朋友遇了害的時候，我反

倒一籌莫展了嗎？不會的！你爸爸與我從小兒

相好，同學同事多年，向來沒有反過臉，沒有

說過惡話，想不到他會這樣死！不要說麗珠是

他的生女，自然是悲痛異常，就是我這伴老朋

友的，心裏也特別難過！淑貞，今天麗珠覺得

好一些嗎？你要勸勸她才是，不可過于悲傷。

大夫看過了她，說些什麼？

方：大夫也勸她安慰自己，不要哭泣，不要着急。

昨夜她還發了一夜燒，一宿也未合眼，不曉說

叫，今早爸爸的靈柩安了葬，她好像安靜了

些，下午我服侍她睡了，直到現在還沒醒。現

在她活在世上只抱着一個信念，一個目的——

就是替父報仇！她堅決的要我到殺害她父親的

斃手，遂言正法，驅魂心曠之恨！

王：她能不能達到此目的，全在乎你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在你一人身上。

方：哎呀，可是我所知道的，不都告訴了王伯伯嗎？除了我已經說的，我實在不曉得什麼了。

王：你所說過的自然是了不得的不得了了。不過我再問問你，你現在還以為這是一件預謀暗殺案子嗎？

方：我自始至終相信這是有意的襲擊，預謀暗殺，絕不會有什麼出于自衛或是誤會的可能……

王：這話你倒說過不止一次，然而你最初的印象好像似不大確定似的。你不是也曾講過或者……也許是乾爸先開的槍……

方：起初我是神魂失散了一般，全昏迷了，完全不知所云。王伯伯請想，我這樣一個無經驗的女

子，那裏會見過那種恐怖，死神忽然降臨，活活的乾爸就倒地而亡，倒在我腳下，鮮紅的血！那是怎樣的可怕！倉促之間，我是神不附體，思想也不清了，所以說了些糊塗話。現在平心靜氣的回憶當晚的情形，懸疑如在目前，我最初所說的不能算數……

王：那我都明白，我的好孩子，所以我並不堅持你最初所講的話。現在案子發生了已經四五天，你的精神可以說已恢復了常態，我希望你再給我一個更詳細、更正確的報告，好叫我……你快別又要哭，請你別怪我，我不是故意要把舊的傷痕重新來抓破，使你難過，可是為了案子本身的速決，我非把問題弄得清清楚楚是不成的。你爲了麗珠的友誼，爲了你乾爸的遺愛，無論如何這一點犧牲是不會不肯給的。你

是我們的主委。他且還是我們第一次的聚會，在此安安靜靜的對面談談談話。這話聽的經過！你仔細聽一審，不要忽略一任何細微的事實，因為你要知道，往往表面上似乎最不重要的，忽然于預想之間變成最重要的關鍵。

方：王伯伯，除了我已經告訴你的話以外，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添加的。如你所曉得的，那是禮拜五晚間，露珠出門了還沒回來，吃完了晚飯我就同她的父親——我的乾爸——到花園去散步，我們幾個儘正由欄柵底下穿過。那裏是非常的黑暗，忽然間我們聽得腳步的聲音，還彷彿有枝葉的響聲，一隻野鳥也好像受了驚，茲的一聲從樹裏飛跑了。那時候乾爸便打了一個冷戰，因為那晚的對一天裏，天早

晨，這極壞到了恐懼信，這為如果仇敵主張盤日安眠，就要危害他生命。于乾爸驚起預先放在身邊防身的二槍掏出來，低聲地對我說：「滾滾，你別動，這小子送死來了，他算逃不了啦！」一轉眼的工夫，乾爸就到樹林陰沉的地方，瞧不見了……又過了幾秒鐘，我聽到槍響一聲，隨着又有兩響，最後連着不斷的又是三響，一共六下，緊跟着聽到乾爸痛苦地呼聲，我趕快向震響的地點跑去，那時浮雲恰巧散開，把遮蔽的月亮吐了出來，月光照滿園地，我只見乾爸倒地上，離地不遠有一個男子站立，背向着園牆，手中所拿的手槍，正在從槍口裏冒烟。

王：（非常注意地聽着）那以後怎麼樣？  
方：以後，以後浮雲又把月亮遮住，那樹下完全昏

不見了。那個兇手就乘機逃去。怎麼逃的？

向那一方，我最不知道了。

王：他是那一類的人呢？

方：像不好形容，大概……

王：你從來未見過的人，是麼？

方：是的，從來沒有見過他。

王：一個年青的人？

方：是的。

王：大約他的社會地位，你可以猜得出嗎？窮人？

富人？或苦力的呢？是商人？

方：好似有閒階級的人。

王：他皮膚是黑色還是白色？有鬍鬚沒有？

方：若叫我正確的描寫他，我倒不能，不過他倘是

立在人羣中，我一定會指出他來的……

王：好好，我們暫且不管這一點。依你的意思，是

誰拾獲的槍？

方：當然是兇手。

王：你為何這樣想？

方：我一定不會錯的，當然是他先開的槍。

王：「當然」？這一點極關重要，我們必須把它

弄得清清楚楚，不可隱晦。我們仔細再研究一

下……我來問你，那六槍的聲音大小，是不是

一樣？你還記得嗎？

方：是的一樣……或者稍微有些不同……差不多一

樣。

王：我知道，對於屠殺的武器這一道，你們小姐們

多是外行，我可以就此給你一點說明，你來參

考。你乾爸用的手槍，經我查看以後，我發見

是一枝普通不常見的新式左輪手槍。子彈打出

來一定有很響亮的聲音。兇手所用的槍，快檢

越發的子彈發轉，不過是一枝小波濤，打出來子彈，聲音一定要輕的多。我們如果能聽得第一槍的槍聲是大是小，那……

方：啊，當真地我想起來了！頭一槍是很輕的聲音，隨着有三響高的，後來又有兩聲輕的……

王：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這一定是兇手先開

槍，然後你乾爸爸還擊了三次，兇手見頭一槍沒有命中，于是又打了兩槍，砰！砰！算是成功了。無疑地，這是預謀暗殺，先在花園埋伏好，

待機行事的。（沉思片刻）這是一件犯罪的兇殺案。好，好。我們要加緊緝兇歸案才是。讓

我來對付這惡徒！（練手）我們姑且再回到事實方面來談——你方才說，你乾爸爸在地上？

方：是的。斜倒在一條曲徑上，我跑過去，他正在要斷氣，我低着身子舉起他的頭，一面我高聲

呼喊，好半天才有園丁奧當差地來請……

王：你乾爸爸沒說一句話？

方：一個字也沒有講……他們把乾爸爸抬進房裏，放

在床上，他已經神志不清，不一刻就死了。

（哭泣）那粒子彈打穿了脖子，直入骨髓的。

王伯伯，他死得好慘！

王：不要悲傷……！你以為兇手不只一個嗎？

方：當時月光不死，我沒有十分清楚，我的印象，

好似有幾個人兩面的逃去……

王：花園大門是關着的嗎？

方：連圍的牆都很矮，容易爬過來。

王：你乾爸爸前接到了恐嚇信，他不驚慌嗎？為何

他不跟我提呢？

方：自從上一個月以來，他知道有人要殺害他，他

便時戒備，處處小心，不輕易出門，也不多



見生客，但是他沒提起「怕」這一字……然而近來他的神經似乎失了常，往往多疑，一天下午我同鳳珠乾爸三人在此地閒坐，他忽然站起來，瞪着眼，立着眉，噓的一聲，說道：「院裏有人，你們聽！」他馬上要出去拿賊，我們左說右勸，算是把他攔住了。王伯伯是知道的，他的脾氣夠多壞，他受一次驚就會大鬧其氣……

王：不錯，他的性情確是太暴躁，凡有拂他意的事，無論大小，他都動肝火，並且不聽別人勸解。近來我一再向警告他，別老拿出來老日本留學生的架子，主張什麼中國的真敵人不是日本，而是英國，高談中日合作，振興黃種。我還告訴他，這一次對日抗戰，乃是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不能與全國的民意背道而馳，他聽了

我這幾話，你以為他會採納嗎？他毫不理會！我叫他暫時躲避躲避，他仍本他向來的強硬態度，不願離開！這兒案頭雖然帶有政治色彩，兇手不外乎他的政敵。現在一般青年們，尤其是學生，都是堅決擁護中央抗戰到底的政策，反對主張妥協的。我從這一個出發點去偵察，一定會有線索的……

方：真的嗎？

王：窗外是什麼聲音？你聽！玻璃響！

方：聲音？啊啊，我知道，那是風吹動了樹枝，碰到玻璃的響聲。那聲音使我們吃驚已經不止一次了！

王：可是外邊並沒有風。

方：在花園狹道這一邊常有過堂風的，王伯伯！

王：啊！我方才是說一定會有線索的。提起線索

來，我不瞞你說，我已經找到一個。我此刻正追縱尋找一位曾親眼看見兇手逃跑的人——不是兇手，也是他的同黨。這個人還認識他，可惜他隱藏起來不肯露面了，據說他看見兇手一連幾天均在花園附近跑來跑去。下半年我把嫌疑犯捉了來，使他同你對一對面，那時你可以指認，因為真正看見兇手的，除了你，還沒有第二個看得同樣清楚的。我對這案子的解決，非但有希望，而且有把握，回頭麗珠醒了你替

我告訴她這個消息，我很明白，若惹叫她心地得到安慰，除非早早破案，將兇手正了法……！

方：一點也不錯，種除了替父報仇，不作他想。我幾乎都不認識她了：平常她是那樣溫和與可親，那樣地溫柔，現在她一說起他父親的慘死來，她立刻如母老虎一般就咬緊牙關，發誓非給

他報仇，叫兇手償命不可，她活下去就爲的這一個……

王：好好，我一定幫助她完成她的使命。再見。我該走了，再見。回頭你告訴麗珠——不，先

別告訴她，我過一會兒再來一趟，我親口同她說。你不要送我出來，這所老房子我熱得很，合着眼睛我也出了門啦！（由左邊下。方關好門，又等了一刻，開了一扇窗，輕輕地咳嗽兩聲，江濤很提心吊胆的從窗外探頭）

江：只你一人嗎？

方：是的。（江跳進來）

江：麗珠在那裏？

方：在樓上睡着。

江：她今晚如何，好一點？

方：還是不大好。

沒：什麼！不太好？請問她是不是……

方：不要心急，她的危險期已經過去，可是她的神經仍是衰弱。醫生怕再有新的激烈情感去衝動她，她就會又神經錯亂的。她現在睡得很甜，還是睡四五天以來第一次的安睡。

江：方才是誰同你在此談話？

方：是警察廳的王廳長，也就是努力要破這案子的  
一個人。我們今後要另訂一個暗號，剛才樹  
枝撞玻璃時，他很注意……以後你還是別輕易  
來，花園附近王廳長都派了暗探，你能進花園  
來不使他們瞧見，我真莫明其妙；出去的時候，  
你可特別加小心。

江：好的，一定小心，一定小心。不過我要見一見  
麗珠，我要同她說明……

方：見，是可以的，她聽了會喊我，然而……

江：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已下了決心！——再不

說不把實話講給她聽了！最初不叫她曉得，或者  
還有些理由，可是現在賭得她夠久了，我還  
幾天在良心痛苦當中過的什麼日子，只有天知  
道！回頭她醒後推門進來，見了我馬上倒在我  
的懷裏，口口稱我「親愛的！」殊不知我就是  
——不行，不行，這樣下去不行的！我要說  
實話，要叫她知道真情！

方：假使你是要給她這種打擊，無論如何，我不准  
你去見她的。

江：我一定要見。

方：你要見也成，先發誓，今晚你仍是一字不提。  
我並非要你欺騙她一世，稍等一等，過兩天她的  
體力復了原，你儘管告訴他，我不阻止你……  
江：我看，對於責任與誠實的問題，我們男女兩性

的觀點不同，我決不聽你一個女人的解釋的。

方：當然，你們男子，爲了求你們內心安定，就是把一個愛人的性命給斷送了，也是在所不惜的，是不是？

江：可是，你替我想想，我不能再不講實話，否則我這算什麼男子漢？把這件可怕的秘密悶在心中，我如何還能接受她的親吻？我悔不當時當她——在出寧那一晚——就向她的供認了一切，

然後被她唾罵，被轟驅逐，我情願坦白地喪失了她的愛，不樂意用消欺騙的方式將她保存！

方：你所常顧及的不是你自己，乃是她的本身。無論如何，你不依戀我，你是不可以見她的。

江：你爲何如此的倔強？你平日不是還談說「不二的人」。

方：爲了我所愛的寶珠，我什麼都可以做的。她待

我那種好處，恐怕世界上的雞姦妹也不會超過

的。自從我父親被日本人殺死，房子也燒了，東西也搶了，我無家可歸，正想去死的時光，麗珠她把我接了來，安慰我，鼓勵我，她把我從深不可測且無法擺脫的憂慮當中拯救出來，我現在的一切，都是她的賜予，爲了她，我不惜同你吵，同你爭，不使你今晚揭穿了秘密，免得置她于死命……！

江：好，依了你，今晚我就不說。

方：（伸手）握握手，這才是你真正痛愛她！

江：但是我有一個交換條件……！

方：什麼？

江：就是你不許提一個字。你不要藉口使她對于

此事的真情漸漸明瞭起見，就開始向她旁敲暗示。她不知道則已，要知道非從我自己親口說

出不可。

方：那是自然，我一定也不提。此外我還有話要同你說。我倆彼此作朋友已經好久了——我想總有三年。使你同現在你所愛的麗珠認識的，也是我，你倆的愛情，我眼着着長大的，我好像她的長姐，是她的保護人，更加不得不監護她的幸福。我見你們愛好日深，我心中不是毫無感觸，因為，海，我也愛過你，至少我以為我愛過你。我現在可以這樣說，我的愛已成過去。你與麗珠變愛的時候，你倆未料到還有在「旁單相思的我吧！」

江：淑貞！

方：不要你可憐我，我的愛並沒有死——不過是變了形罷了，現在我的心專注在你的幸福上，不，你倆的幸福上，我的命運似乎有點悽涼。

但是她也由她的安穩。你不會領略，與所親愛的人的幸福發生了戀愛，是什麼滋味！你倆的幸福愈增加，你我結合的機會愈少。可是難如此，我覺得那滋味還是很甜的。

江：親愛的好朋友！

方：這話說起來很難講，但是你也許很容易理會我的善意。

江：請講給我聽！

方：你應該如何的感謝我——假使今日你不肯，將來會有你明白的一天。若不是我阻止你，你今晚總幾乎把你終身的幸福無代價的完全毀滅了！爲的那一檔呢？不外乎受了一時的衝動，爲了得良心片刻的安慰！小不忍則亂大謀，你什麼？

江：我那裏懂！

方：你無意地殺死了麗珠的父親，就正義來說，就良心來說，這完全是一件偶然不幸的事，麗珠的父親若沒被風颳倒了的樹給壓死，或被房上掉下的瓦塊給砸死，你一定不會歸罪你自己。

那天晚你在漆黑的夜裏，在月光被浮雲蓋住的夜裏，被人開槍追逐，你爲自衛計，打中了追你的人，打中了你還沒有料到的人——我可這樣說，因爲我在場，我清楚的很，我明白的很，假使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一句話不說，也

于良心無愧，我要鼓起我的勇氣，把那夜悲慘的意外，牢牢地鎖在我的心核，永世不洩露。

江：我倆的看法不同，可是我認爲你根本未能了解我！現在我們也不必再提了，今晚我不對麗珠說就是了。王廳長方才所談的，究竟如何？他聽得了多少。

方：並不多。他說他正在尋找一位看見「兇手」逃跑的人。這人據說已隱藏起來了。你逃走的時候，的隱遇見什麼人嗎？

江：我爬牆時好像有人在那裏經過，月光下離着太遠也看不清楚，反正也不是素來相識的人……方：王伯伯還說，出事以前就常有人在花園內跑來跑去的，你爲什麼……

江：我每次出入都特別加了小心，這一層上我並不畏懼，不會露出破綻的。他還問你什麼話沒有？

方：他問過。

江：他問什麼？你怎樣說的？

方：我只把以前所講的又反復申說了一遍，尤其對於那類謠言略說一點，更引起他的注意，如此我可以使他離開他應當尋求的正當線索……

江：這倒有些不妙……

方：你放心，我說的都是不着邊際的空話——除了

一句，就是，我很懇切地告訴他，我在月下明

明白看見開槍殺死乾爸的人對立在我面前，

所以至必要時，若是你受了嫌疑被人檢查了，

我還可以說不是你，否認你……

江：那末，他尚沒有疑心到我？

方：不會的，你每次偷着到這荒涼的花園來，連聲

人都不知道，至于王廳長，他更想不到有這

個人！

江：麗珠的父親難道沒有同他提起我嗎？

方：自從麗珠介紹你給她父親，你們不歡而散以

後，他再也不提起你來。他那天在大發雷霆盛

怒之下把你趕出去，罵你思想左傾，不宜于跟

麗珠作朋友，他就將你忘了，不願再提你，也

不層于再提你，乾爸生平一向是誠懇不多說話

的。

江：這一切我都拋開，不把它放在心上。我的審判

官還是麗珠她自己。她聽了我的供詞，叫我死

還是叫我活，我總歸接受的。她若認我爲有

罪，我就自己出門去投案，供認殺人諱……

方：噫！你聽，也許麗珠已經醒了，樓梯有她脚步

聲音，（向右門走，開門）果然她下樓來了！

你要小心，最要緊的記住你的諾言，不許騙

我！（出去迎麗珠，旋同上，麗珠帶病容）

李：（抬頭見江）嚮！你在這兒啦！（怒視方）你

爲何不告訴我？他幾時到的？

方：才來到不多時，你正睡着，太太一再囑咐，不

准叫醒了你……

李：你多呆，睡覺難道比愛更重要嗎？世界上還有

比愛人寵給一個病人更大更多的安慰嗎？啊，  
濤，你等了多久吧！

江：不久，淑貞正在同我談閒話呢！

李：（攔着江的雙手）濤，這裏的是你，是你的

手，是你的臂膀？我不是仍在作夢？（幾乎倒

下）

江：麗珠，你又覺得不好嗎？坐下！

李：沒關係，一會兒就好了，這幾天我的刺激太

深，動不動就不省人事。濤，你到什麼地方去

了？為何你不早來看我？

江：他們不准我見你，……

李：誰不准你？為什麼不准？因為我正在悲傷麼？

因為我正在哭泣嗎？我，這孩子，那才正是你

來見我的時候！啊，……了，你爲了政治

活動的關係，行動不能自由……政治，萬惡的

政治！不爲了你，我父親如何會死？我討厭政  
治，我恨政治，我不要聽，不要管政治！抗

戰！愛國！妥協不妥協與我有什麼關係？政治

能夠使我父親起死回生嗎？（哭）妥協不妥協

與你有什麼關係？濤，愛國的代價，我已付夠

了，今後你只是對於你所親愛的我有責任！若

麼我，從此你脫離一切政治的活動，專心愛着

我，疼着我，幫助我！是的，幫助我，幫助我

我那被我父親的兇手！你要愛我所愛的，恨我

所恨的！我生來沒有恨過，然而我現在能夠

恨，我恨那殺我父親的！

江：麗珠！麗珠！

李：哈哈，你以為我氣瘋了！我不會，當然，死的

不是你的父親，你不會……可是能夠學的人才

佩服愛！你試想想，那鬧鬧的人在他平安無事



的這種法外，好似殺了一個像我父親的人，如同幸了一隻小雞兒一般，全算不了事……不行，不行，我不放他走！濤，你也不能放他

走！別人可以把他忘掉，你我是忘不掉的，我偏要去尋，要去追，必要問話，費上幾年幾十年的工夫，讓他逃到天邊上去，也把他抓了回來！對於我們本身做了壞事，我們或者可以

饒恕，得罪了我們所疼愛的人，那是不能寬恕的，何況被傷害的人是自己的慈愛的父親！

江：驚珠，請你稍微安靜些，你這樣下去，對於你健康是有妨礙的。一個人無論遭遇什麼大事，不可舉止失常，要平心靜氣找辦法！

李：並不是着急，我是藉着發洩我的牢騷，寬解我的憂鬱！濤，這案子的經過你都知道了吧！

江：淑貞全告訴了我。

李：你所領導的人不曾做過事的，是不是，濤？這種

胆小如鼠放暗箭的行爲，這種卑鄙的勾當……

江：我的人不致于……可是亦許……

李：不不，沒有「可是」，也沒有「也許」，你對

我說過二三十遍，你的人不用這種方法去剷除一個政敵。我毫無疑義的斷定，靠近你的任何人不做這種的事——這無恥的暗殺……

江：啊，暗殺？現在還沒有證實，也許是因誤會，或者其他偶然的緣故。

李：誤會？偶然？使奸人潛伏在被害者的花園裏，這事多麼偶然呢！槍彈打穿額頭，入進骨髓，這也是偶然？魔鬼回散布在花園各處，這也是誤會？

江：還有精鬼的嗎？我沒聽說呀！

李：你問淑貞好了！（向方）你不是親眼看見五六

個嗎，淑貞姐？

方：五六個，啊，我不敢說一定，月下我也看不大

清楚。

李：你至少相信你看見的……

方：我的印象好似看見好幾個壞人……

李：（向江）你對這案子有所得沒有？淑貞告訴

我，你也幫着在那裏偵察。

江：我不過仍是在那極模糊的痕跡裏找線索，尙沒

得到有把握的證據。

李：你的意思究竟是什麼？這凶殺的目的是什麼？

搶劫？報私仇？帶有政治色彩……你爲何不

講話？

江：過一週我得着較確一點的證據，再報告你……

李：我們不要袖起手來專候確實的證據，我們要用

腦筋來推測，你爲什麼這樣誠默？啊，你在欺

貞面前不肯說話，是嗎？你看她那副天真的面

孔！這幾天悲哀的日子，她是我唯一的安慰

者！（向方）淑貞姐，請你暫先出去一會兒，

我們姐妹雖是一心，在藩門面前，你究竟是個

第三者！你出去了，或者他感覺更隨便些。

方：好的。（走下，注視江）

江：寶貝，決不該如此憂心！你看，你手打戰，你

臉蒼白，你身上發抖。大夫不是囑咐你好好休

息不要過問……

李：沒有關係，我已經好多了，只還有些疲憊，我

在你身旁，百病全消了，我現在如復活一般！

你是我的救星，我的命！我昏迷的時候喊叫

你，你纔不來……

江：我來過的，但是公司已失去知覺，只是哭着……

李：當時我全身的感覺都麻木了，也不聽得聲來

夜 月

了，離走了，我整個的人覺得是靈魂蕩漾無所  
依靠！你不會知道我的苦惱，我的損失。他不  
比一個普通作父親的，他是怎樣的痛愛我！他  
爲了我，母親過去，他、續娶，怕我受委屈，  
哎！親愛的父親！（哭）

江：別哭，寶貝，讓我們把這事暫且拋開，你好好  
在我懷裏休息片刻，你不是很想睡嗎？我現在  
來了，你又自尋苦惱起來！

李：不是的，想這事是可以減少我精神上的痛苦！  
你不大認識父親，你只見過他威怒的容貌，不  
知道他的慈悲的心腸。凡是不深知他的人，  
看起他來，都以爲他厲害，其實何曾真厲害！  
他剛強的性情，常使他少脾氣，脾氣減了，一  
切全忘了。有人說他的思想落伍，不合潮流。  
但是他有他的想法！前許多日子，紙看報說日

本樓炸廣州的消息，有一段說：有劉姓全家福  
母、媳稚孫一共四人，日本飛機來襲時，相抱  
痛哭，及至四周房屋燦爛，逃竄無路，全家葬  
身火窟。防護團巡邏屍體的時候，就見母子焦  
爛的屍體相互緊抱，情況淒絕！這讀完這段消  
息，就痛哭失聲！你能說他不愛國嗎？我不贊  
成他的想法，可是我很佩服他對自己信念的忠  
實，不像一般人，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地一味  
盲從！濤，你的主張是另一種的，你是堅決抗  
戰到底的，你對你的信念也是忠實履行的，這  
一點上，你同父親完全一樣。如果我在愛國不  
堪的時候，還是如此地擁抱你，我在流淚時還  
能和你親切，那都是因為我在你的身上發見了  
他的個性，想起他的一切超越的優點，可惜你  
們倆以見不同，否則你們一定會合得來的……

江：寶貝，你別再說了！（低頭將身子轉到一旁）

李：你爲什麼躲避我？爲什麼禁止我講話？

江：我不是禁止你，我想改變你的題目，減少你的

痛苦……

李：我若不從我熱血沸騰的心中把這些愁思噴出來，那我真要悶死了！「父親」這兩個字夠多

神聖！爲什麼一個人非等到他死去，才知道他的真價值！他真是一個模範父親，又是朋友又

是兄弟，敬養我，指導我，幫助我。你如果認

識他久了，也會愛他的。不錯，那一天他跟你

發了脾氣，你說他不愛國，他罵你無眼光，他

急了叫你出去，喊着寧可把他女兒嫁給土匪，

也不給你！當時我並不失望，我相信你們進一

步認識了之後，一定會彼此相愛的……你爲什

麼眼睛老向下望？看你這個樣子，人家說你

仍有懷恨他呢？

江：我在想，若是我跟他早早彼此諒解，或許這件

慘案不致于產生呢？

李：爲什麼？

江：我也講不出來緣故。往往機講不出緣故的事實，也可以改變整個的命運。

李：父親的死是我幸福中的一個欠缺，美中的不足。一個女兒的快樂裏，少了她父親的笑容，

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因此我對那兇手是永

寬恕的！若是樹倒了把父親壓死，山崩了把父

親砸死，我也要將那樹幹切成萬段，把那石塊

磨成碎粉！我不是一個狠女子，然而這殺父之

仇，我是必報的。無論暗殺的動機怎樣？無論

做這件事的是誰？我決不原諒！我一生就致

力于這件報仇工作。壽，你也盡你的全力來幫

助我，拋開其他的一切，我們最甜蜜吻別產生在那寫字正法之日！（方由左入）

方：王伯伯來了，（向江）快藏起來！

李：父親已去監獄，還避嗎？別人誰能干涉我的

婚事！濤，王伯伯進來，我可以給你介紹……

方：麗珠，相信我，今晚還是不見的好，有理由的，你慢慢會知道的，不是嗎，濤？！快！他

走近了！

走近了！

江：那我去花園躲一躲，……（欲從窗外跳）

方：別，花園真不可靠，你隨我來。（方江同由右

下）

王：（進來）啊，麗珠，你已經起來走動了嗎？哈

哈，我有好消息報告你……

李：什麼好消息？

王：假使冥冥中果真有一種神力，吸引着兇手們重

到犯罪向所在來，那今天我們所執的犯人是可

以逮捕的了！

李：他在哪裏？

王：就在這裏！十有九就在這裏！我早派了人把花

園圍住，方才我得到報告，說有人爬牆進來。

哈哈，兇手現已落網，只用將這花園內外各處

逐一地搜查一番，不怕捉不着他的。我的人都在外邊等候我呢！

李：好，我給王伯伯引路！（同下）

（幕）

## 第二幕

景：與第一幕同

時：亞晨

方：（與李手拉手很親密地坐在沙發上，微帶笑容望著李的陶盤。）麗珠，今天早晨，你的精神似乎好的多，你看，你臉上那漂亮的紅潤又漸漸出露了，你真美！真怪得江濤如醉如狂地愛上你，吻了你這像飲了甘露一般地甜！

李：淑貞姐，多謝你說這些使我高興的話給我聽，我今天自己亦覺得有力氣一點，把昨夜裏那惡劣的情緒給忘了，噢！人本來是極健忘的動物，假若我們一切聽其自然的話，我們最大的失望，我們最慘痛的遭遇，都會因為睡過頭還，完全給忘掉的！

方：昨晚你同王伯伯帶着警察在花園東奔西跑，直搜尋了兩個鐘頭，到了兒連個人影都沒見，你起初興奮，繼而失望，進了臥房又大哭起來，我提心吊胆了一整夜，我怕得是——你已經啼哭了四五天，好容易發燒也大退了，痛苦也舒散了些，健康也見恢復，……又遇到這新的刺激，新的失望，豈不要前功盡棄嗎？我關心你，因為我痛愛你這超越親姊妹。麗珠，你待我太厚了，欠你的債我是永遠還不清！我知道我是一無所有，除了我友愛的擁抱以外再沒有什麼可以供獻給你的……（吻李頰）

李：淑貞姐，你別那樣說，好不好？從雲霧中把我解脫出來的是誰？給我安慰的是誰？不都是你

嗎？在已往的這幾天發悶當中，若不是你在那裏扶持我，陪伴我，看護我，怕我早就不在人間了！在這風狂雨暴的時間，你是我的唯一的避風蔽。我欠你的債才是永遠還不清呢！

方：那就提不到了，只要你以爲我能給你若許的安慰，我就很快樂。昨夜真大夫也很是害怕，他怕你神經受的刺激太深，會得了……啊，什麼腦筋病，名字我記不清了。王伯伯也後悔地了不得，他以為那凶手已經落了網，差捕他不過探囊取物，太容易了，所以他得還好消息，馬上狂歡地跑了來給你報喜信；誰想到他的熱忱有餘，可是能力不足，凶手溜得很，早早地溜了！

李：王伯伯的熱忱是值得我們感激的，他和父親是至好，人也是很幹幹，不過我想他的做法似乎

不大摩登。他謹守古法，老以爲凶手總會跑到

出事的地點遊來遊去，像鬼吹的一股雜他走入法網，這未免太古板了，我們應付這件案子的方法還要進步些。我要請江濤多多來幫助他，否則沒有結案的日子。從今天起我們一齊開始工作，我雖沒有任何把握，可是我想達到目的的日子終不會太遠的，……

方：麗珠，你願意我告訴你嗎？我記得昨夜晚那凶

手爲什麼捉不着……

李：（驚奇）你曉得？爲什麼呢！

方：簡單的很，他並沒在花園裏。

李：你昨晚並未幫助搜尋，你怎麼知道凶手不在花園裏？你會算？我才知道你還是一位落萬萬！

方：我現在沒有心思和你開玩笑。說真的——可是我該怎樣說呢？我確是爲難……我倒願意你站

在我的地位替我想！

李：（爲難）我們姊妹還有說不出的話嗎？真真

哪，請講，我聽耳聾！

方：我講不出……我沒那末大勇氣……無論如何我

……今早不講……你看你此刻多精神，多高興，我

何必說喪氣話呢？

李：我最不喜歡人說半句話，這多叫人着急呀？

（假生氣）

方：你笑知道這……不……我還是不講話的好。

李：好姐姐，請你講，行不行？（方不語）你現在

倒是想什麼？啊，我猜着罷，你心坎裏老病又

發作了，是嗎？你想你還是很喜歡江濤，很愛

江濤，對嗎？

方：不是的！

李：那麼，你丟掉了我送給你的鑽石戒子，是嗎？

（方搖頭）還是你的珍珠項圈？（方點頭）

全不是，那我可猜不着了！快發給講我，我要

查查罷！

方：你叫我說，我可以說的，然而我非要求你一

點意見！

李：又來徵求我的意見！我已往發表的意見，生了

什麼效果？你還不是像瓶子裏插的花兒，鬚鬚

子開了聞仍然丟在桌子上！我的忠告，我的勸

戒，你老是還耳聾了，那耳放出去。

方：不然，請一試我一定依你的話做的。

李：你一次徵求我的意見，老是這樣說的，可是我

說完了，你仍然「嫖子玩鳥」全未聽呢！

方：麗珠，請你別老這樣說笑話，這事情沒有可笑

的，這相反，憐的很！悲的很！

李：好，你既是鄭重其事，我只好認其些。你當臨



知道！我是哭不得，臨死假笑矣。親愛的淑貞

姊，握緊我的手，好好的講給我聽……我心裏

真不安起來，因為你向來要說話之前，沒有如

今天這樣疑慮過。

方：我來問問你，假使你知道了一件別人所不知道

的事，只你一個人知道，一件極可怕的，並且

是極難使人相信的事，一說出來，會害了你所

最最愛的人，你怎麼辦？

李：你問得多奇怪？世上就沒有這種一件事！

方：有的，的確有的。（注視李）

李：你眼睛看得我可怕！莫非說，你口裏意思指他

嗎？莫非與江壽有關係嗎？

方：我猜測你，你該怎樣？

李：請你快說明些……

方：（自語地）我為什麼不說？（鼓起勇氣）好，

我告訴你罷，讓事與你大有關係才

李：我！

方：不但你，還有他！

李：原來是我跟他有事！

方：我再說下去，你能聽懂嗎？

李：自然囉！我預先曉得你，倒是怎麼一件事？江

壽不是遭了意外的不幸？他得了急癩啦？快

講！

方：不是那個。我知道誰暗殺了我的爸爸，他的父

親……

李：什麼？你知道？你為何不早說？

方：我請你絕對的相信我。

李：我相信，我相信，你說甚麼！

方：就是這！

李：他是誰？

方：江濤！

李：還麼？哈哈！不要那樣傻瞪着我，我不相信，我們姊妹沒事開玩笑是可以的，然而這樣的開法，逗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算了罷，我們還是講別的——今早天氣很好，我倆到花園跑跑去罷！（欲下）

方：你不信我，我早料到麼。可是江濤自己若對你說你也不信嗎？

李：他對我說什麼？

方：說他暗殺了你父親——

李：他會說的！奇怪，你為什麼早不講？

方：我起初沒有勇氣——太可怕——並且我時時在希望他親口同你講，省得我來寫題，因為他答應我的！

李：他答應了嗎？為什麼他不傳我講？

方：怕他是沒有胆量！

李：他沒胆量，你還是不認識他！——這事我仍是不相信！可是你這認真的態度，誠懇的神色，目光炯炯確信不疑，像煞有件事的樣子，又使我不能不信。

方：我所說的句句是真。

李：那末，你看見他開的槍？

方：是請。

李：你說過的，天黑得很。

方：天黑不錯，可是月亮時時露現的，距離若不太遠，月下是看得清楚的。

李：誰先開的槍，不是有六響了嗎？

方：江濤先開的。

李：他彼時在那裏？

方：在樹後藏着。你聽得的，就是那顆老槐樹。

李：（將信將疑的）藏在櫃後，這倒真是埋伏！

方：不錯，看起來他好像是留心地等下手的機會！

李：父親彼時如何應付的呢？

方：他也開了槍。

李：幫兇的人都沒動武器嗎？

方：他們見乾爹倒地，都跑散了。

李：江濤呢？

方：他也逃跑了。

李：他知不知道你聽見他嗎？

方：知道。

李：出事以後，你與他又提過這事沒有？

方：提過。

李：他是想要向我供認嗎？

方：沒有。我跟他說，他若再不對你講，我就自己

來告訴你。

李：他怎麼回答你？

方：他說：「淑貞，我求你別提一個字，我不是故意的，完全是不幸，是湊巧，我夢也想不到我會殺死麗珠的父親……」。

李：（怒）他隱瞞！他撒謊！（哭泣）我瞎了眼，

看上了他！他現在那兒啦？叫他給我滾來！

方：昨晚王伯伯帶着人搜查花園的時候，我開了地窖的門，叫他躲在那兒，因為外面有暗探，我留他在那裏過夜。我救他我不去找他，他萬不可出來。

李：（又將信將疑的）什麼，江濤仍在這裏？你別在囉哩囉嗦的，趕快叫他來！（帶氣地）

方：我好心好意的對你講了實話，你還罵我，罵我！我好傷心！（哭下）

李：（自言自語）這真令人莫明其妙……誰叫他

會幹出這個醜把戲，……不，不，我問了他，

自然會水落石出的！……（由窗外望）他敢來

嗎？（走近鏡前觀察畢，江上）啊，潑！（跑

上前去迎江）

江：親愛的，今早上你覺得如何？我一夜未曾合

眼……

李：謝謝你，我睡地還算好，你呢？可處淑貞若是

早告我說把你關在地窖裏一整夜，我也不會合

眼的。地窖裏——沒有床，沒有燈火，——淑

貞，簡直是胡鬧！你怎麼像小孩似的，就肯聽

她的話？

江：花園裏充滿了偵探，祇有那地窖裏最安全，我

不願意違背了你，弄出不好聽的謠言來……

李：關於這案情，你有心得嗎？有新發現嗎？

江：我根本還未出你家門，那裏有心得？那來的發

見？

李：你沒有，我沒有

江：從那兒來的？

李：淑貞告訴我的。

江：淑貞說什麼？（恐懼）

李：你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嗎？

江：沒有。（仔細看李雙眸）為什麼你微笑？（李

笑）

李：哈哈，還還不可笑嗎？——聽說我死父親的是

你！

江：什麼？她說的？……奇怪！方才她叫我過來時

時候，她還一個勁的勸我，不叫我……

李：她有點神經病，滿，不要理她。

江：她並沒有神經病。然而……

李：然而什麼？

江：這既已開了口，我也不必隱你。（揮拳擊掌）  
她說的都是實話。

李：（大驚）卻是什麼話？

江：實話！不錯，是我……

李：你！你殺的父親……啊，啊，（大笑）

江：我殺的——無心中殺的，寶貝！（欲前進安撫

李）

李：（後漢）無心中？我不信！

江：親愛呀，別誤！

李：不要摸我，不要上前！（抱頭痛苦，奮身倒沙

灘上）你還有臉到我家來！在未擊開你的飛燕

以前，你居然有心接受我的溫存，你老虎帶珠

珠，善人變得好！天哪，我是在作夢嗎？我是

變了瘋嗎？我癡地燒糊塗了嗎？（自己發手面

現痛狀）我並未作夢！天哪，你爲什麼如此的

折磨我？世界上千千萬萬的男子當中，獨獨我

看中了的那一個，我戀愛上的那一個，偏偏是

他暗殺了父親！（少頃）壽，說老實話，這不

會的，絕對不能夠的，說，這不夠是叫我開玩

笑！開我玩兒，快講，你到底收拾我，行不行！

江：但是，這並不假！

李：那末，淑貞所說都是真的！（生氣）你還來做

什麼？你不是來找死？可惜我掌中沒有武

器，不然的話，無論是刀、是槍、是毒藥，

我馬上奪你的命……我的肺炸了，我的心崩

了……不，不，我還要利用我的理智，這完全

想像不到的事！其中必有別的緣故，壽，你爲

什麼傻站着，你解釋我聽！我要追究清楚！

江：人是我殺的——我不能否認。

李：（抱頭沉思）讓我想一想。在出葬的前夕，你

我偷偷地在花園裏談心的時候。你恨親慈的不斷提及我父親，口口聲聲說，你要盡量容忍，設法使他老人家回心轉意，使我倆的愛得到燦爛的成功，你雖不一定愛我父親，然而也談不到恨。殺他的動機是什麼？政見不合，主張不同？那你也不會來暗殺他的？你怎樣做還車馬的事？——你告訴我，你倒是怎樣殺死他？

江：好，我仔細講給你聽。那一晚我偷偷地跑進花園，躲在樹林下，如往常一樣，等候你來談談心，你知道，我是火一般的熱戀着你，我彼時不曉得你不在家，出門買東西回來，誰料有個人悄悄跑走到我近前……

李：你認出是誰嗎？

江：當時我看不出，因為雲霧遮在月亮，暮下又暗，我分別不出來人的面貌。直到事後我才知

道是你父親和淑貞！我心發慌，不留神，碰到了一個花盆，你父親聽見了，轉過身來，彷彿又看見我的影子，說了三四句我聽不出來的話，描準了我的方向，碰一聲就開槍……

李：難怪他，那天早晨他還接到雙神園的恐嚇信呢！他不得不防範……

江：我起腳就跑，他又碰倒了兩槍，一彈在我臉上擦過，幾乎中了我的頭，這時光我也料不到是你父親在追我，我以為是裏奸們要害我，或是警廳派的暗探來捕我，於是認爲自衛計，無的放矢一般的，就向後開了三槍。在放第三槍之後，我聽見叫苦的聲音隨着一個人就倒下去，那時忽然浮雲過去，一輪明月高掛上空，林下看得很清楚，我低下身子，爬到那人倒地處，一看，原來是你父親！過了一會，重

跑了過來，見我闖了大禍，低低地對我說「快逃罷！」「別令人看見」。後來她喊僕人闖了

去救……再後來如何，我知不濟了！這就是案情的大概了！（低首經過）

李：爲什麼你昨晚見我時，還不講？

江：我本來要講的，淑貞嚴禁止我說！

李：她不叫你說？

江：是的，她是爲了你的健康，遣醫生吩咐不使你

再受任何刺激……

李：那末，你打算何時對我說實話呢？

江：等你身體壯了些，不怕這個打擊的時候……

李：你要自動地告訴我嗎？

江：當然囉，麗珠，你爲我非有人強迫我說，我

才肯向你認罪嗎？

李：（疑惑地）現在弄得我無所適從，不知信誰是

好……你都說了嗎？沒有遺漏，沒有忘記什麼話？

江：忘記？

李：我說你爲自衛而閉槍，不是故意謀害，也未看

清對方爲何人，完全事出無心，並非有意，對

嗎？

江：當然。

李：有人說你有助手，你不是一個人在花園裏……

江：只我一個，我的祕密淑貞全知道，你不信問

她。

李：你的助手被人看見了。

江：天哪，這真是冤枉！

李：再說，你來同我私會，爲什麼要帶手槍？

江：我有帶武器是充分理由——日本人處處收買漢

奸，來離除我們主張抗戰的分子！

李：你是騙我！你蓄意謀害了父親！你圖謀他有多

得我愛你！

少日子？可憐的父親！被人冷不防的給暗殺！

江：親愛，麗珠！你肯相信我！我現在是世上最快

江：你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樂的人！

李：（裝腔作勢，學江說話）「你是什麼意思？我

李：（破啼為笑）淑貞！淑貞！請你來！

不懂！」你這樣說話，就會騙了我嗎？馮那末

看她的成績！淑貞姊，請你來！

容易！你睜開眼瞧瞧，我是好騙的嗎？（戰慄）

方：（由右上）你喊我嗎？

江：麗珠！麗珠！我對天發誓，我不騙你！（李內

李：（緊依着江握着江手）是的，請你來看看，這

心掙扎）

愛情的偉大！這偉大的愛情！（李江互吻）

李：（哭）濤！（我到江懷裏）我還是相信你，因

（幕落）



第三幕

時：同日晚

景：仍與第一幕同

（幕啓，外邊警報正呼呼地響，方獨坐沙發看報，聽探報電發音機放「抗戰進行曲」。馬升頭頂銅盆闖入。）

馬：方小姐，方小姐，不好了，日本飛機又要來了，怎麼辦呢？（關了無線電機）

方：（立）你看你那貓兒老鼠似的慌張樣子，多可笑！以後空襲警報來了，務必要鎮定些，快把銅盆放下罷！

馬：是的，（把盆從頭頂拿下）不過鬼子的天鵝下蛋實在厲害！

方：鬼子們真是豈有此理，難道中午他們轟炸了城

北不算數，還要炸城南住宅區嗎？

馬：說得是，真他媽的……

方：（囑囑）馬升！

馬：鬼子太可恨了，所以說話不小心，不自禁的罵出來，請方小姐原諒！

方：日本鬼子誰不恨？你不要以為我不罵他們就是不恨他們。其實我恨他們極了，若不是有他們，我的父親如何會慘死？不過，恨他們豈是罵一聲半句就可了事了嗎？不能的！馬升，我要問一問你，今天晚報有一段新聞，說中午日本飛機來轟炸城北投了一百多個彈，炸毀房屋有五六百所，死傷平民超過兩千，你今天下午不是到城北去了嗎？轟炸的地點你經過沒有？

馬：我經過的。並且親眼看見……

方：實在像報紙所說的那麼凶嗎？

馬：凶極了，方小姐，報上說毀了房屋多少？

方：五六百所。

馬：五六百所！再加上一倍也不止！整個的火西

路、新街口兒、大浮橋，全都炸光了；死的人

更是用不着說。到處東倒西臥，這兒一隻手，

那裏一雙腳，還有一塊一塊的肉片，一堆一堆

的肉泥，看了真叫人怕，今晚飯我都吃不下

去……

方：（切齒，握拳捶沙發旁放着的小桌）果然，報

上所記載的不算太過，「斷腿殘肢，慘酷無

比」。可惡的日本鬼子……

馬：真是，日本鬼子實在太可恨。（李上）

李：淑貞姐，原來你在這兒，我誤你半天麼？你聽

到警報了嗎？真可怕！

馬：（向李）小姐，要吃茶嗎？

李：不要，我有話要跟方小姐說，你先下去罷！

馬：是，小姐。（下）

李：（坐沙發上，將方的報拿過，丟在一邊，拉方

手）淑貞姐，你今早的舉動真叫我莫明其妙，

可是關於你還空捏造，無中生有的離奇故事，

我還沒有跟江濤提，要把你的話同他的話，兩

兩比較起來，真是可笑之至！現在只你我兩人

談話，請你告訴我，你為什麼造作那許多怪誕

的，毫無根據的謊話？或——你有你的理由，也

未可知。不過我是絲毫看不出來……

方：我說的都是實話！

李：算了罷！別在裝腔作勢，充好人啦！你就是再

裝得天真些，可也騙不了我，江濤告訴我的

實話，我也用不着再廢給你聽，因為你自己都知道的。你究竟爲什麼說那許多謊話？

方：謊話？沒的事！也許有一兩個小點，我說的大十分準確——那晚月光不足，看不清楚，誰又不是生了神仙眼，那裏應得一定準！我所說的，我至少相信都是實在的。

李：你對王伯伯講的什麼？

方：跟講給你的一樣。不過我沒有點名道姓的提起

江濤的名字罷了。

李：如此看來，你是有意在江濤同我之間，播弄是非，叫我們倆互相猜忌，互相忌恨，這倒是爲什麼呢？故意做個圈套，來試探我們的愛情？那大可不必！爲的是報復？報復什麼呢？

方：我明白，你爲什麼不肯相信我而相信他，你完李兼管感騙他，妄圖了智理。我來問你，江濤

跟我兩個人，對於這案件誰說謊話的可能比較多？

李：（生氣）淑貞姐，我們相處很久，你該認識我，你知道我的脾氣，我是急性人，沒有忍耐的，你對我撒了謊，我至今忍着沒跟你鬧，你若還堅持的欺騙我到底，以爲我好說話，那你錯了！你我都是女人，你明曉得，江濤的話不是假的，你爲什麼要說是……你居心何在？（氣得說不出話來）你你……

方：「居心何在？」

李：（更氣）不錯，居心何在？我明告訴你，你若是一味地保持你現在的態度，你再不能繼續的住在這裏！事實上也不可能……一個你懷疑的人，一個你認爲犯了不可赦的罪的人，天天與他見面！裏他吃場在一頓！除想那校明……

方：你的意思是說，我僅僅不依著你，不去說傅興我說的瞎話，你就驅逐我，對嗎？……好，那好的很！我這寄居人下，無家可歸，仰人鼻息的女子，本來可以隨時被人驅逐的！既然說實話時代價是如此，那我就說實話到了底兒！

（生氣）

李：你什麼意思？

方：王伯伯今晚不是還來嗎？

李：是要來的。來又怎樣？

方：來了，哈哈，來了我就告訴他一句話。在我未

離開你們兩位大情人之前，我要告訴王伯伯某

人的姓名，只要兩個字兒就行！

李：你不能說，你不能說，我的淑貞姐！

方：你可以讓綴兒手，我却不能！

李：……

方：誰沒有人心？你！你父親的仇，你不還報，你

叫殺你自己父親的兇手，逍遙法外！你後的哥那兒去了？昨晚你親口說的話，今晚你就忘了嗎？全不算了嗎？他殺了你父親雖不完全像我所講那樣子殺的，然而他殺死的，是毫無疑問罷？他自己不是也承認過？你作女兒的不願給父親報仇，我做乾女兒的倒樂意給乾爸爸報仇！我不能放棄公道，叫正兒逃走，使另一個無辜的人將來受罪！

李：不成，你不能這樣！只要我活著一天，你就不能這樣做！

方：我倒樂意知道知道，你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我？

李：你這瘋子，你這妖怪，你這個殺人不開眼的母夜叉！你殺我，你恨我極了！我聽了，……

爲你愛我，捧我！我在患難中把你迎接來，幫助你，解勸你，優待你。不但衣食住行都供給你，就是珍珠首飾也分給你，完全當親姊妹看待，我那一件事得罪了你，使你忍將仇報？

方：哈哈！哈哈！恩！我先問問你，江濤同你怎樣認識的？誰給你們介紹的？——誰從我的手裏把他搶去的？明明知道我愛他，知道我心裏在熱戀着他，你！你不顧一切，你把他，你把他鉤引到手！你還板起面孔，講「優待」，講「恩惠」！如果這就是優待，這就是恩惠，我現在也同樣的優待優待你！我也把他從你的手裏搶走，置之死地，不叫你們到了一塊兒！

李：淑貞姐，請你消消氣，請你平心靜氣的同想想！江濤親口跟我說了不止一次，倘辦同你是朋友，但是他並不愛你，也始終不會愛你。再

說，你不是也同我說嗎？你也並不愛他呀？你說，有一時你覺得很愛他，然而後來你仔細考慮了，你斷定你倆究竟不大合適，你說，江濤跟我才天作之合！你不記得嗎？你曾同我開玩笑的說：「西湖旁邊有個月下老人祠，祠裏有副對兒，上聯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下聯是『是前生造定事莫錯過姻緣』，這副對正是爲你們倆寫的！』你若不是把他讓給我！！並且還說了好多聽天由命的話，我決不會接收他的愛地……」

方：我讓的？我放棄的？難道他受了你的鉤引，疏遠了我的時候，我還要爬在地下向他求婚不成嗎？任何女子都有她的莊嚴，他的自重！我不愛他？誰說我不愛他？你從他心中鑿除了我的愛！自然，你又美貌，又伶俐，再加上你父親

的財貨，你父親的地位，那一個青年男子担得住不受迷惑！至于我，我有什麼？除了在你憐憫之下，你所情願丟下給我的一點殘湯剩飯以外，真是一無所有！鑽石戒子，你戴夠了，要換新的，你就說：「淑貞姐，送給你吧！」珍珠簪你不要了，又說：「淑貞姐，送給你吧！」我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江濤純潔的愛。可是連這一點也被你搶了去！我受苦真受夠了，在暗地裏我每夜都落淚，你瞧着我好像快樂地。可是你忘了，閉着眼睛的人，不是個個在那兒鬧覺！我心裏是如何的委曲，如何的痛苦！我的淚都流到肚子裏！……老天可憐了我，給我這一個好機會，叫我也出一口氣！這難得的機會，我要抓住它不放鬆，充分地利用它，打破你偏見鴛鴦夢，如同你打破了我的！

李：你真狠得可怕！（第二次警報又呼呼的響）狠得比日本飛機還可怕！

方：可怕！可怕的還在後邊呢！我承認我狠，我承認我能恨，愛與根本來是連着的。誰恨的才配談愛！你那種愛玩偶的幼稚愛，淺薄的愛，你那裏會了解我的恨！我的愛可以用我的恨量量！你懂嗎？

李：好，你要犧牲我，我明白啦。我對我的身負獻給你，聽憑你擺布，可是江濤，他，難道你也如此的恨他嗎？

方：哈哈，我恨的就是他，哈哈，因為我愛他的也是他！你以為我會爲了你嗎？嘿，我真不怕費事！

李：我不明白，你既愛他，怎麼又能如此地恨他？方：我說給你聽——一個愛人若是變了心，他根本

就不存在，我甯可叫他死，不容他投到別人的懷裏，更不叫他投到你的懷裏！我要他的命，沒有一個能說我的不是。我不像你，你饒了殺你父親的兇手，你待着一個情人……嘿……還說不定，他殺你父親，也許出於你的指使，受了你的吩咐？你父親不是反對你同他友好嗎？不是同他政見不合嗎？殺了他，不是除了你倆的眼中釘嗎？

李：淑貞姐！

方：你何沒有這種心，我當然知不確。也許不致

於……也許……（馬升上）

馬：王廳長方才派人傳來的口信，說殺老爺的兇手被他逮捕了，犯人雖不肯招，可是廳長已有七八成把握。又說十點鐘以前他親自將犯人押來，請方小姐認一認。據說犯人的名字叫什麼

江濤……

李：江濤？（幾乎暈倒）

方：好極啦！

馬：王廳長請方小姐不要出去，回頭他……

方：你去告訴來人，我在家恭候。

馬：是（下）

方：（看錶）現在已經不早，快九點三刻了，我要去上樓換一件長衫。

李：淑貞姐！我懇求你，我向你陪不是，求你慈悲，原諒我！都是我的錯！我得罪了你，我自私，我自利，瞎了看不出你內心的痛苦！我從來沒想到你還在愛着他！你比我大幾歲，你是姐姐，求你可憐我，饒恕了我，同時也饒恕了他。你……你恨他，不會的，我們恨我們所愛的人的時候，我們總是失敗的！你忘了你是愛這

他的。你不能這樣的斷送他的性命！

方：你何必如此譏恭！對我須用得着求嗎？方才你不是還要騙逐嗎？一個人，得意的時候，不要驕傲；失意的時候，也用不着頹喪。昨天晚，你揆着江濤，揚眉吐氣對着我說：「淑貞姐，我喊你來看看這愛情的偉大，這偉大的愛情！」今天晚上又說：「如此看來，你是有意在江濤同我之間，播弄是非……你居心何在呢？」你那目空一切的神氣，現在那兒去啦？回頭王伯伯來了，你叫我撒謊，不認出江濤來，是不？你別忘了，他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哇！

（欲上樓去）

李：在牆口上你還要用勁兒地咬！淑貞姐，我再請你想想，可不可以？江濤與我不會再如以前似的。——他中間起了不可超越的牆，我與他

的幸福，早已消滅淨盡，他的命現在操在你手，只有你可以救他。淑貞姐，他是你，你去嫁給他，我祝你倆快樂，從此我不再見你們，我遠遠地走開！

方：你真聰明！你以為我傻，是不是？我不懂，王伯伯來，他捐着江濤問我說，「是他嗎？」我說，「不是，不是」。隨後偷機一過，你倆又劃一塊兒了！甜哥哥蜜姐姐，過得歡樂。我那時只有乾着着眼兒熱！刀柄到了你們手還有我的什麼？刀柄現在我手，我不放，我不放的！

李：好說歹說，你都不肯。好！那末，王伯伯來了，你一定要認他麼？

方：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說實話！

李：你說你捏造的實話，好極啦！好得很！我請你注意聽聽我的眼睛，你看出什麼？王伯伯來



「嘩，你如果敢……我也用不着說完。你明白的！」

方：你別嚇我！也請你注意瞧瞧我的眼睛，裏邊你看用什麼嗎？（二人互視）我現在沒有工夫跟你預話，貴客臨門，我倒要換一件新衣裳的。

（下）

李：（失望地抱頭哭號）「嘩！嘩！」（旋走近書桌，開鎖，從抽屜拿出一枝小手槍，實彈後又放在桌上。馬上）

馬：小姐，王廳長來了……（下）

王：（狂喜地）哈哈，麗珠，這一向可是準李了！你接到我的好消息了罷！

李：接到的，王伯伯。

王：不高興嗎？

李：高興……然而怕不一定罷！也許不是他？……

王：「不是他？」「不一定？」淑貞聽那話一定啦！淑貞呢，她不在家！

李：她在。

王：她不知道我要來？為什麼不等着我？

李：她知道你們來，上樓去換件衣服！

王：哈哈，女人終歸是女人，換衣服！一定不是爲

我，哈哈，見一個犯人也更換衣服！哈哈……

你看我破案不算慢罷？

李：不慢。

王：爲什麼你這樣無精打彩的神氣？我以為你見了我，會像狼似的跳起來，高聲喊着「中國福爾摩斯！」「中國福爾摩斯！」哈哈，我也算幸運，那夜在花園外看見兇手的人，給我找着了。所以這案子就迎刃而解。全聽淑貞一句話！認出來，馬上就槍決！

李：他在那裏？

王：誰？

李：嫌疑犯！

王：怕不止是嫌疑犯！怕不止！哈哈！他就在外邊

有兩個警察看着他，生得倒儀表堂堂的。

李：王伯伯，我先要看他，可以不可以？

王：可以，可以之至。哈哈，你去看，或是叫他進來，都行！他老實得很，不會不規矩的。

李：好，我去看他。（急下）

方：（上）啊，王伯伯，你早來啦！

王：早來啦！淑貞，你這件衣裳好漂亮！（外邊警

笛聲）不好，緊急警報！日本飛機又來了！此

地也沒有防空壕！（發慌）怎麼辦呢？

方：用不着怕，請坐下定定神——這可恨的鬼子，無靈無恥的在那裏屠殺我們的同胞！王伯伯，

我聽說地方上有人主張與鬼子妥協，真的嗎？

王：有是有的，不過反對的人也很多。尤其是學生及青年團體。據說在某一個强有力的領袖指導之下，他們的力量非常大，地方上主和的人正盡力去捕拿這個暗中拉線的指導者！此地沒有防空壕，倒有點危險！（外邊有轟炸聲）

方：（沉思地）捉着那一個領頭的有什麼用？抗日的青年不是很多嗎？

王：不然，這個人很厲害，組織能力非常強，他入了獄，那些青年們就會羸龍無首，變了烏合之衆，成不起事來的了！你聽，飛機過來啦！

（外邊有飛機聲、轟炸聲，王發慌，急跑下）。

（室內電燈熄滅，室外炸聲漸大）。

方：可恨的日本飛機——炸死父親的日本飛機！聽，可憐的父親！（在黑暗中忽聽有男子低聲

（語聲）

聲：我的好孩子！

方：（驚起）父親嗎？你在那裏？我怕！（點洋燭  
放桌上）

聲：不要怕。我就在此地，雖然你看不到我，我就  
在你身邊。你口中所說，心內所想，我全知  
道。我的好孩子，你與的妻送江濤的命嗎？現  
在是什麼時候，你還爲了小己，去害社會國家  
嗎？這一次暴日侵略我們，可說是我國空前的  
恥辱，敵寇種種慘無人道，爲文明國所不肯出  
的暴行，全拿來加諸我國，我們不設防的城市  
與鄉村，盡轟亂炸。我們無辜的少壯老弱，橫  
肆屠殺，更加上燒搶淫掠，毀我們文化機關，  
擄我們幼童去給他們傷兵輸血。他們實在要滅  
我們固有文化，絕我們未來生機。我們目親身

受這種奇恥大辱，就應該捐棄一切私門，不顧

個人，專爲國家爲民族尋求出路。江濤在後方  
是領導抗日的重要分子，你幫助他完成他的使  
命才是，爲何因爲失戀的區區緣故，就要送他  
的命呢？他死了，還有甚麼青年可以領導學生  
與妥協奮鬥？我的好孩子，讓你死去父親的一  
句話——江濤死不得的。愛國要勝過愛自  
身，愛親友，甚至於愛情人！淑貞，倘使你不  
顧大局，你說不是我的女兒——你好好想想！  
（方哭泣）

方：父親！（外邊又有很大的炸聲）。

聲：你聽外面敵機的狂炸！你聽！你聽！（語聲漸  
小）

方：（仰天長嘯）日本！日本！你要滅亡我們，你  
要奴隸我們，你要叫我們當狗，狗是人當的

嗎？我們要打倒你，合起來打倒你！（瘋狂一般的跑向花園去）打倒日本！……

王：（上）淑貞！淑貞快回來！外邊有危險！……

這孩子瘋了！（飛機聲、轟炸聲，漸漸消逝）

李：（引江上）我帶他進來了！

王：（心神漸定）好的，進來好的。方才淑貞下來過，就會回來的。麗珠，你快囑咐她加

點小心，她剛才瘋了似的跑到外邊喊「打倒日本」……（細聽外邊，喘口氣），啊，沒有

飛機了！（警報解除，室內電燈復明）

李：她這兩天是發神經病！

王：自然，我了解的。你父親死了，把他也嚇壞

壞！（向江）你向前來些！（向李）不認識他

罷？

李：不，沒見過。

王：（向江）現在你同該你殺害的人的女兒對了面，

你作何感想……你若肯的話，現在你還有幾分

能力，可以減輕你的罪名。你若肯自斷的招認，

我幫你的忙，保留一條命；你如不肯，回頭見

證人方小姐出來，再想自招，就來不及了！

江：你那見證人是靠不住的。我沒有做，怎能承

認？

王：她是靠得住的！她說她看得清清楚楚，在人羣

中也認得出你來！淑貞的眼也很尖，記憶力也

很強，不是嗎麗珠？

李：什麼？

王：你心不在焉！我是說……那個沒有關係。你

聽，那不是淑貞在外邊唱嗎？

（花園中遙遙吹來方的歌聲：「一起來，不願

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

月

在

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

方：（上）「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日本的砲火……」

萬眾一心，對付日本！

李：（拿起書檯上的小手槍）淑貞姐，我最後向你……

方：（看見李偷偷地拿起手槍）靈珠，這不是我以前要自殺的時候，用的手槍嗎？當時你救我，……哈哈！人的生死，都是前生造定……

裏邊有子彈罷！（接過手槍，沉思。）

王：淑貞！快把手槍放下，那傢伙不是玩的！

方：（醒過來）啊，王伯伯，我還忘了你在此地呢！你帶來的人呢？

王：（指江）就是他！你仔細看看！（李用目光閃爍，向方作勢）是他罷！

方：他嗎？

王：他——是不是！

方：不是！不是！我向來沒見過他！（王失望，李……）

大喜）

王：你沒看錯？你再看看！

方：沒有，這位先生比那兇手高得多，也好看的多，……請王伯伯快放人家走路罷！（王大失望）

王：那只好放他先去！（向江）你可以走了。然而你要當點心。等我找到了新證據，咱們還得算賬……哈哈，賊人心虛，你們兩位小姐瞧瞧他那不安的神氣……

那不安的神氣……

方：（向江）你這神氣，真令人可笑！哈哈！（狂唱）「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

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走出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碰地一聲響）

王：那兒來的槍聲？

李：淑貞姐！（跑回）懷抱方哭。（王下）

王：（同李拾方上）輕輕地放下！（放方在沙發

上）我來打電話找醫生。（下）

江：（忘其所以的）淑貞！淑貞！

李：淑貞姐！

方：濤！「我們萬眾一心……」不要叫他們與日本

鬼子妥協！你答應我？

江：淑貞！（點頭）

李：淑貞姐，別再說話，醫生就會來的，我們一定

把你醫好！

方：不中用了！（痛苦狀）王伯伯呢？我總跟他說

話！

李：（喊）王伯伯！淑貞帶你來！（王上）

方：（握王手）伯伯，你用不着再去找證據，也不

要再同這位先生算什麼賬——殺死乾爸呵——

是我！

王：是你？

方：我——（點頭）

王：她怕是說胡話了罷……

方：「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前進——前進……」（聲音漸漸低下）

李：淑貞姐！（哭）（幕）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4.5

1111

登錄號數...P.14.75...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一一二號

版 權 所 有		月 夜
印 行 者	著 者	張 平 羣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重慶 中一路二八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 磁器街二二號	拔 提 書 店	
重慶 武庫街八三號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